

堇尤

焱阳
◎ 著

九階



就在那一晚，
当希律王准备要把彼得从牢房中
他正睡在两个士兵之间，
被两名锁链绑住，
而看守的士兵就在牢房门口，
这时使者到了，
牢房中出现了一道光，
他在彼得身边轻轻推叫醒他，
说：「快起来！」
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

九阶

焱阳 著


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九阶 / 炎阳著. — 上海 :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, 2013.6

ISBN 978-7-5452-1299-0

I. ①九… II. ①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93826号

全案策划 上海蚩尤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www.qiandingping.com 021-57791097

frankqianstudio@126.com

策划人 谭诗昊

责任编辑 金瑜婷

特邀编辑 余睿菲

封面设计 颜英

技术编辑 李荀

书名 九阶

著者 焱阳

出版发行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网址 www.shp.cn

锦绣书园 shjxwz.taobao.com

地址 上海市长乐路672弄33号(邮编200040)
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 上海一众印务中心

规格 889×1194 1/32

印张 8.75

版次 2013年6月第1版

印次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452-1299-0/J.818

定价 2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装单位联系 021-56477080

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

读焱阳的小说之三言两语

钱定平

焱阳，湘妹子，也有吾乡湘女的特点：漂亮、热情、健美而多才艺。焱阳从我游，很谈得来。焱阳学理工科，原在某大企业供职。等到在上海立足后，马上把家乡的父母亲接到上海奉养。就这点，我对这女孩子就肃然起敬。这小女子收入想必不菲，却忽然写起了小说来，时常把她写的小说给我看。焱阳在极繁忙而多竞争的工作中，居然能够抓住余暇，致力文学创作，令我惊艳。

西方大饭店里悬挂的大都是著名人物给老板的作品，中国大饭店里悬挂的却是政界人物和老板的合影。两者都是炫耀，但炫耀物就是这么不同：

一是炫耀艺术，一则炫耀权术。艺术多少能够使人升华，权术至少可以使人圆滑。

这是今天中国现实的一则隐喻。

焱阳笔下的人物以年轻的职场女性为多。想来，作家对这些人物了解得十分透彻，描写得入木三分。在我看来，小说的主人公是一群切牛排、吃明虾、喝红酒的风筝。吃喝惬意之余，像风筝那样高高飞扬，也像风筝那样转眼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

为了给焱阳写一点评语，我阅读了一些最近西方女性作家写女性的小说，有英（奥弗冷 Catherine O'Flynn）、美（布仕奈 Candace Bushnell）的，也有德（林特 Hera Lind）、法（瓦

格纳 Charlotte Wagner)的。觉得林林总总的女性人物中西对比，完全是“性相近，习相远”。

“性相近”者，在一个个男性为主的社会里，小说的女主人公们都急切地想实现自己的价值，有时不顾一切。其实，到头来也都摆脱不了男性那只“看不见的手”（亚当·斯密如此描写市场经济）；即使是让许多男性都拜倒在影视明星的石榴裙下，内里也一个样。

如此相象。我颇惊讶，觉得中国真是三十年走过了人家一、二百年。可是——

可是，匆匆忙忙之间要赶路，必定急躁。中国这些女人少了一点怡和，多了几分浮浪，自是必然。这就是“习相远”了。看来，要“性相近，习亦相近”，真正达到现代，而不是虚拟的“后现代”什么的，中国和中国人还有很长的路……

这是焱阳小说为我们描绘的众生相，也是焱阳小说给我们留下的启示录。

焱阳的小说好像要给整个中国测量血压。她让小说的主人公们尽情表演、拼命加速、死命张扬、以极高的速度奔跑，无所不用其极。于是，中国的一部分血压升高了，但只是很小一部分。小得血压升高，大中国也不会觉得。

他们以小时百里的速度狂奔，姿势却绝对没有每小时跑100公里的猎豹那么壮观，天差地远。焱阳的小说里的人们不是美丽壮观的动物。他们只是一种如同刮风下雨那么样的自然现象，人文内涵非常稀薄。这是焱阳的目光如炬之处，她不粉饰，虽然她笔下也有炙手可热的美容师。

这些精英人物在中国今天所占的分量是无足轻重的。

他们仅仅是作家心目中的统计数字——一种对于作家自己能力的某种统计。

焱阳的小说让我想起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女流作家，强烈地想起。甚至，就像我十一二岁时，刚刚发现家里一本冯

沅君或凌叔华的小说，而沉醉其中阅读起来的场景。中国新文学运动从地底下呼唤出来一大群女作家，我那几年课外阅读都献给了她们，如饥似渴读了。只是不喜欢苏雪林、庐隐、萧红，更讨厌同乡而且有亲戚关系的丁玲（蒋冰之，我母亲属于蒋氏家族）。到了初二，就把女作家全部读完了，从此不再看了——觉得她们浅，哼哼唧唧，无病呻吟。

焱阳的小说拥有冰心、庐隐、凌叔华等女作家的腹笥，却剔除了她们的青涩；焱阳具备她们的才华，却免除了她们的苦涩。焱阳甚至没有苏青的过度直率或丁玲的文化无知。

但把焱阳跟张爱玲相比是危险的，她没有那份可怕的老成和冷漠。

但可以读出，她与上面这些名字一脉相承；焱阳有着她们的文学血脉。我惊异，焱阳完全没有这些女人的家世或经历呀！文学的传承难道另有隐秘的孔道么？为什么这么个看来并不桀骜锋利、也没有城府的白领女郎，居然能够占有超过她的存在的阅历，并且把个人的简单阅历极有可能转化成为众人的热烈阅读。

焱阳的小说有许多奇思妙想，例如，把霍金（天才天体物理学家）与盖茨（亿万富翁）两个偶像集中于一个加入了美国籍的中国人慕容风身上，文章就可以顺顺当当做下去了。反正，霍金与盖茨这两个人的奇闻逸事很多，尽可摘取照搬。

焱阳的小说营造了一个又一个虚拟的美好世界，焱阳要人相信故事里的人物全都是美丽的、美好的。这是一个又一个最多只有“小恶人”（例如，《呼酒上琴台》里的杨贝隆）的理想乾坤。可是又可惜，这种世界并不属于今天的中国人。这种虚拟手法令人想起存在主义，想起萨特的“自欺”（mauvaise foi）！存在主义在中国并不盛行，但是，焱阳的小说却有望率领读者达到这个高妙的哲学境界。

焱阳的深刻之处，是她写出了一群无病呻吟的红男绿女。他们饱食人间烟火却装作不食人间烟火，他们崇尚“毫不利人”

却扮成天下系于一身。他们或她们是一具具没有思想的高蛋白，如此而已。我觉得他们一丁点也不可爱。

从某方面看，焱阳本人却是非常可爱的。她跟她的人物一样，都有一种“蜉蝣心态”，恨不得一个早上把所有美事都过完，写尽。这是当前社会的“蜉蝣心态”，也是时代的“蜉蝣做派”。

这也正说明了，作家焱阳与她的时代是丝丝入扣紧密联系着的。

中国青年小说家缺乏两种素质：人世间的人文和人世间的阅历。

前者不是理论探讨，不是演讲何谓人文主义，而是对于人世间的终极的人文关怀。我们读西方小说，看西方电影，不管人物如何乖张甚至坏蛋一个。到最后，总有人文的灵光一闪，能够催人潸然泪下。大部分中国的电影却达不到；中国今天很少有催人泪下的电影。中国电影在酒席宴会上吃得大打饱嗝，乱喷酒气，哪还会有泪腺机制？

这一切说明了，人文精神不能通过揣摩技巧或观摩剧情等低级行为来模仿。

文学更是如此，人文精神要从心底里透发出来。是母牛挤出来的必定是牛奶，无良之辈绝对没有可能口吐莲花。

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，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的辛酸，灾区的饥民大约总不会去种兰花，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，贾府的焦大也不会去爱林妹妹的。

上个世纪的鲁迅先生如是说，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老百姓也会如是说。

但是，为什么非得关心“北京捡煤渣老婆子”，而不是“煤油大王”呢？我想，这是一个公平社会的应有之义。就是因为对“煤油大王”“关心”的人太多太多，而对“北京捡煤渣老婆子”关心的人太少太少。作家还不抽象地关心一下，那这世界就未免太冷酷了。

人世间的阅历对于作家是绝对重要的。世上多少女作家，学问谈不上，文字也只有中不溜儿，可是写下了传世作品。她们靠的是什么？靠别人没有的阅历。例如，某位“90”后女孩子通过“时光隧道”回到了汉武大帝的朝廷，光把她的经历如实写下，就能获得诺贝尔奖。

英国新锐女作家、“70”后的欧弗林，出生在糖果店主家庭，本人在好几家商店、邮局、网站打过工，还做过行踪诡秘的采购员。评论家说，欧弗林的小说“构思蟠结、气势逼人”（intricately plotted and compelling），就是“来源于她在各种商店的工作经历，再加上孩子时成长过程中那种暗示、怀疑和侦探诀窍等编制起来的氛围”（drew on her experience of working in record stores and of growing up as a child intrigued by clues, suspects and methods of detection.）。

中国从学校门到职场门的年轻作家们，缺少的就是这一点。

焱阳的本事很大，大就大在她写下上海二十一世纪高级职场的红男绿女，貌若天仙也好，明媚动人也好，竟没有一个是可爱的。至少我觉得是这样。

这，就是今天中国的现实：本来应该天真烂漫的髻龄却老气横秋；本来应该充满憧憬的少艾却城府似海；本来应该热血奔腾的青年却看穿一切。一个“钱”字，又一个“名”字，调动了人生全部的生理的、心理的机制，抹杀了稚嫩青春的整个成长过程。一个个动也不会动的茧，却直接长成了蝴蝶，接下来没有别的事，只有交尾与死亡，多可怕！

其实他们并不成熟，他们使我想起了在欧美游学时代，教过的那些金发碧眼的青年人。我颇感叹，焱阳笔下的青年人根本没有心情、也没有可能享受过他们的日子。阅历跟爱情一样，具有强烈的排他性。阅历只能亲历，不可抄袭，否则爱情就变成了偷情。

他们即使不偷情，也透支了自己本不该涂用“雅诗兰黛”

的青春。

但是，德国十九世纪诗人小说家施笃姆借小说人物之口说：“在你这个年龄，真是岁岁年年人不同啊。因为青年人总能够得其所哉的。”（In Deinem Alter, ...hat noch fast jedes Jahr sein eigenes Gesicht: denn die Jugend läßt sich nicht ärmer machen.）焱阳小说中那些中国女孩子，正应该像金发碧眼的青年人一样，得其所哉。世界上的事情如此纷繁复杂，她们为什么一定要了解透彻、感同身受呢？须知，十字架人人有份，又不是为她们特意打造的。

最后，非得说说焱阳的语言不可。

在如此年轻的女作家中，焱阳的语言既成熟老道又流畅明快。焱阳的语言在心里脑海想必是液态，或是气态。在流动，且翻滚；有气韵，含情味；带故事，富情致。待到从内里淌出，就砰、砰、砰地弹出来，立刻凝结成了晶莹、清亮和透剔。

焱阳驾驭现代汉语文学语言的能力是超常的。只要再使自己的语言习惯更口语化，焱阳今后有希望成为小说家中的语言大师。

我又觉得，焱阳的方向就是今天中国许多知识青年的方向，如果他或她喜欢文学、立志创作的话。一个真正兴旺发达的社会，应该把更多的人，呼唤到描写这个社会真实鲜活面貌的写作行列中来，要有更多的人参加文学创作。社会生活的容量有多大，作家的天地就有多大，作家的数量就有多大。

请允许我问一个古怪的问题：美国的作家队伍有多大？据说，光美国西海岸，光是好莱坞地区，就有一万名左右作家，还仅仅是写各种剧本的剧作家，不包括小说、诗歌、散文，更不包含“非小说”。这个数字是“美国西海岸作家基尔特（同业公会）”统计的，整个美国作家怕有几十万。顺便说一句，美国作家的“同业公会”可完全不像我们衙门似的“作家协会”，“同业公会”既“同”又“公”，是为作家谋福利的非官方团体。

我敢肯定，焱阳工作的意义，在于以一个非文学专业的大学毕业人士，来写自己熟悉的人和事，来为我们当前的社会留下真实的、瞬间的面影。这恐怕具有典型意义。文学不是文学家的专利；文学是对平头百姓开放的唯一产业；文学也是唯一不需要评定职称的职业；舞文弄墨也不是中文系或新闻系毕业生的垄断行当。我要说句反话，真正这些科系的人士，反倒很难成为好的作家，因为他们有太多条条框框。当然，基本教育都没有接受，又不广泛阅读借鉴，单凭借一丝丝才气就创作的人，也很难写得深刻。他们可以凭借一时灵感制作裱花蛋糕，但是烹饪不来维扬名点，更不要说色香味俱全的佳肴。因为，他们连基本的常识都缺乏，更不要说大学的系统训练。

进行文学创作而又远离某些作家的那个“圈子”，还有个好处。美国作家封内古特（Kurt Vonnegut）说过一句箴言：

“I want to stay as close to the edge as I can without going over. Out on the edge you see all kinds of things you can't see from the centre.”（我总是尽量靠边站而不越过去。在边沿站着你能一览无余，在中心你就办不到。）几乎所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诗人都特立独行，而奥地利的耶利内克则是其中尤其突出者。诺奖委员会对她的颁奖词中是这么颂扬她的：“如果说文学的定义是从不屈从于任何东西，那么您是我们时代一尊最为真实的代表！”这里，不用说，作家不应该屈从的“任何东西”中，首先就指的是权势，也包含金钱名声，美女俊男之类。

2012年3月

于钱定平文化工作室

（作者为知名学者、作家、翻译家、跨文化研究学者及电脑科学与语言学教授，创建上海蚩尤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及钱定平文化工作室）

目 录

读焱阳的小说之三言两语	钱定平	001
卷首		001
卷一		001
卷二		021
卷三		047
卷四		073
卷五		101
卷六		128
卷七		156
卷八		194
卷九		226
卷末		256
爱焱阳就是爱生活	朱邵华	260
繁花 · 游离		263
后记		266

卷首

就在那一晚，当希律王准备要把彼得从牢房中提出来时，他正睡在两个士兵之间，被两条锁链绑住，而看守的士兵就在牢房门口；这时使者到了，牢房中出现了一道光；他在彼得身边轻推叫醒他，说：“快起来！”

——《圣经新约》《使徒行传》

卷一

迷梦常似线团，线头深藏其中，隐约知道，却看不见。

他们回想过很多次，都无法判断那一切灾难——血腥与恐惧弥漫——究竟应该从哪一天开始算起。线团，也许从他们出生那天就已织成。

好吧，如果一定要把这血腥恐惧的故事讲出来，最好从那年的五月一日开始。

离奥运会只余百来天，举国欢腾，而上海则草长莺飞，春暖花开。可这并不能让周南的心情变得更美好。他一如既往地早晨七点钟坐到餐桌边，一如既往地吃起蛋炒饭来。妻子杨以珊左手执牛奶杯右手翻报纸匆匆浏览。

夫妻两个五一放假都不休息，如千万上海精英那般。

周南忍不住开口：“边吃边看书最伤胃。现在旁边没有陌生人，你大可不必显示名牌律师的高效率给谁看。”

杨以珊并没有抬起头来，只冷冷回道：“我的胃好得很，比起某些怪异得大早要吃蛋炒饭的人，不知健康了多少。”

周南轻轻笑，“你抱怨了五年，也做了五年——累不累？”

杨以珊答：“很荣幸你还知道是我在为你做蛋炒饭。”

周南放下饭勺，喝完蜂蜜水，末了咕噜咕噜涮涮嘴。

妻子皱皱眉：“我说过许多次，这个习惯会让同桌吃饭的人恶心。周南你进城很久了，怎么陕北老农民的习惯还是改不掉？”

周南不以为然地哼一声，“只要是个中国人，往上数三代，总与农民脱不了干系——你骄傲自大过头了吧？”

杨以珊放下牛奶杯，收拾一下报纸，这才正眼静静看一眼丈夫，“叫你失望了。往上数三代，我们家也还是律师；另外，我可没有侮辱农民的意思，骄傲自大的是那些把恶习当个性的白痴。”

周南脸一沉，“你骂谁？”

杨以珊仍旧静静看着他，“每次开场的人是你，吵不过翻脸的也是你；有这点时间，还不如赶快去换衣服。五分钟后如果你还不下楼来，我就把车开走，你自己打车去公司。”

周南悻悻回到卧室，重重摔开衣帽间的门。

这个恶妇！

如果杀人不用偿命，他一定会亲手扼杀她，并且慢慢欣赏她临死前的惨状。

他开始系袖扣。

不不不，他不必为这恶毒的想法感到惭愧。杨以珊，是这世上最惹人厌恶的女人，是二十一世纪的泼妇新代表。他不能明白自己当年为何会娶她，还曾为能娶到她而兴奋不已。

发神经。被爱冲昏头脑的男人与白痴没两样。

右手袖扣始终扣不上，周南气恼地扯下它，发现是妻子送给他的那对 Tiffany。

他索性狠狠地把另一只也扯下来，甩进墙角，心下暗爽。名贵有个屁用。像杨以珊一样，名贵，却叫人难以忍受。周南换过另一对简单的袖扣扣好，抓起西装外套下楼。

杨以珊已经坐在副驾驶座上，正在讲电话。

“……你请何太太等多半小时，我很快就到。对了，编号1573的档案袋，请先拿出来放在我桌上。”

周南绑好安全带，发动车子。

公事公事公事。沉湎于公事的女人，比沉湎于家长里短的女人更面目可憎，虽然赚的钱不见得有多多，但女人一旦月薪数万，便立刻嚣张起来。

他瞟了杨以珊一眼。

当然她并不是真的面目丑陋。

她剪着干净的贴耳短发，面庞似白玉，嘴角略往上翘，与对于女性而言过于坚硬的下巴配在一起，反而显出一种漫不经心的俏皮来。

可惜这张看似俏皮的嘴巴，却很少讲出俏皮的言语。

杨以珊是一个精致、精确，又精通很多领域的女人。

周南时常想，无怪乎贾宝玉宁娶整日泪流戚戚的林妹妹，也不要小惠全大体、八面玲珑的宝姐姐。

过日子又不是打仗，谁受得了个 Mrs.Knows All 每天在

旁边耳提面命指挥战斗。

当下他不由自主喃喃道，“空对着，山中高士晶莹雪；终不忘，世外仙姝寂寞林。”

杨以珊却轻轻笑了一下，“我哪有薛宝钗那样聪敏伶俐，过奖过奖。”

你看你看，周南窝火至极：他懂得的她全懂得，他不懂得的她还是懂得，简直活不成。

接下来的行程，两人再无言语交谈。

周南想起与杨以珊度蜜月时的一段对话。

那时知道桑托瑞尼岛的人不太多，航班也少，两个人转了N次机场才飞抵目的地；但是矢志不渝，像是去到桑托瑞尼岛度蜜月婚姻才完整似的。

一个傍晚时分他们终于站在爱琴海边，双双惊诧于海水之美与蓝。

杨以珊问：“知道爱琴海为什么格外的蓝？”

周南尚记得那时自己仿似很博学，“伊卡勒斯向往太阳神阿波罗，穿起蜡做的羽翼，飞向天空，结果太接近太阳，反而融化了翅膀，掉下来溺死在爱琴海中。”

那时杨以珊道：“所以莎翁说得好——‘人啊，为什么要去爱那些令自己不高兴的事物？’”

周南吻一下爱妻手背，调笑道：“杨以珊小姐，那你为什么爱我？”

今天周南仿佛还清楚听到她回答得坚定而温柔的声音，“因为爱你令我高兴。”

因为爱你令我高兴。

他再瞟一眼旁座的杨以珊。

她一丝表情也无，权当他是司机似地目视前方。

谎言。谎言。谎言。

杨以珊，你爱我，是因为我懂得赚钱，又舍得在你身上花钱；你爱我，是因为我愚钝老土，方显得你聪慧博学。

神思恍惚之间，周南差点错过了高架路的下匝道。

他急急地将车切向右侧，岂料后方车速也够劲，眼看就要闯祸，他索性给一脚油门，可是右侧车道上原有的一辆吉普不客气地撞上来，周南的手几乎从方向盘上震脱。

他只听得妻子一声惊呼。

周南一背冷汗，待车停稳，一迭声问，“以珊以珊，有没有受伤？！”

杨以珊稳定一下情绪，答：“没事。可是车门应该撞到了。”

周南吁口气，“人没事就好。”

这时却见那辆吉普的司机下车走过来。

他的目光好像顿时被粘住一样。

好一个可人儿。

蜜色皮肤，鬓发长且自然，嘴唇玫瑰花瓣般娇嫩；身穿吊带的金色丝织长裙，裙袂层层叠叠，似雾似烟，脚踩一双金色平底凉鞋；整个人从头到脚除去一条不起眼项链外再无饰物，却似金光四射。

这个可人儿此刻有些愠怒，双手拎起裙摆，举脚朝周南的奥迪车轮踢一下，“还不滚下来？”

她的脚踝和锁骨一样性感妩媚。

她的声音似银铃般悦耳。

她的神情像婴儿那样可爱。

周南赶紧下车道歉，“对不起对不起，是我们开车莽撞。”

女郎眯眼看看他，又看看还在车内的杨以珊，“人没事吧？”

周南猛然醒悟：“你呢？你没有事吧？刚刚你才是最危险的那一个。”

女郎轻轻瞪他一眼。

周南仔细看她的车，左边大灯报废，伤得不轻。

他掏出钱包，“大概应该赔偿多少？”

女郎耸一下肩，嘟起嘴，“我不懂车，完全没头绪。”

不懂车，开的却是保时捷。

周南又掏名片，“这样，你拿着我的名片，修车用了多少钱，请把帐单寄给我就行。”

可是见鬼了，名片夹居然不在身边。

杨以珊从后面过来，“这位小姐，我叫杨以珊，这是我的名片。我先生开车莽撞，对不起。”

女郎又眯起眼看看她，笑一笑，却说了一句很怪的话。

“原来你真叫杨以珊。”

杨以珊愣一下，“你听说过我？”

女郎却说了一句更怪的话，“幸好你没受伤……怎么每次总有大灾小难。”

她回头看看自己的车，又回头看看以珊，“我会把帐单寄到贵公司。好了再见，我们再不撤离现场，警察可就要来了。”

周杨二人目送她率先离去，才重新上车。

周南讷讷地：“还好只是钱的问题。”

杨以珊却默默的，眼向窗外，似心事重重。

她刚刚可能吓得 not 轻。

周南有点自责，又讷讷道：“你觉不觉得这个小姐说话很